

■ 陳支平 主編

第二輯

第二十冊

○○九州出版社
○○廈門大學出版社

臺灣文獻匯刊

卷之三
參石官去契面銀度
現趙耕贈翟奉石
期限至陸年即未
共參僉知見王宛
十月再函未及
王宛

卷之三
參石官去契面銀度
現趙耕贈翟奉石
期限至陸年即未
共參僉知見王宛
十月再函未及
王宛

閩頌彙編

閩縣

銓

諸生

效演連珠體二十首

有序

銓

觀唐開成中宰相李石時爲鄭滑行軍司

馬入朝奏事於延英召對言及故劍南節度

使常皐圖形蜀中佛寺百姓元日至者先

而後謁佛訪之故老皆曰方稅重令公輸

全放恩深於蜀今無此惠澤追思益切乃若

太子少保總督姚公功在社稷澤尤被於生民

病之日百姓禱祀者如趨父母銓猶

麟薪平作養蒙稿

手足能動不可妄有執持恐其挾之

若有所求而不得有所欲而不遂啼號不休卧地
不赴必嚴抑而寧耐之萬無撫慰慣必生燥暴

蘇乳始食淡粥勿與黏濃甘香生果之物不止難射
易病且習饑貫啼絕之時只是布衣母令受熱薰
饑寒小兒安樂法小兒疾癥根半生飽煖之過耗

何地何氏族譜

歎或動出淫媒語吾人此乳婆
兒者常令其

善父母之通病

孩童初學一二以至十百千萬四方四時五行八卦

六十甲子之類徐拜應對揖讓称呼定省視膳讓食後長命坐梳頭浴面整衣愛履端視審視緩言

早起靜坐安行學謙

蘸墨無深入硯池如蜻蜓點水度用墨幾何則蘸水幾之然後不輕不重之間徐徐細磨蘸引墨入池則墨為水滑用少而墨多則餘墨瀆硯矣滌之則墨可揩硯不滌而瘞之硯津有聲亦非靜重之

骨筆當高硯寸許順直內向無橫無斜橫斜則毫旋
而尖杪搦管洗以水滋之燥墨在毫剛而驟捺之
則折再濡之則淫務乾濕得宜用完而不褪宿墨
則膠固成束露毫而不戴帽則易摧折皆是粗心
苟且初學第一當戒

作字須楷顏柳一點一畫結構莊嚴方正習之使人
不苟行草鍾王諸家擇體近者學之減筆潦草都
是苟心尤當深戒

讀書三要心口眼到心一散空勞千遍今人常言
念書展書無濕指無撮甲書常遠身六七寸無譽

邊無折角無污痕無亂批熙謹退之書如斯可買亦可以觀學者之所養矣

看書先要讀正文一過便想此書是甚意思次將朱註細貼一遍仰而思之得一分空竅可入方聽先生講說講畢退而再思師說不合再問句句字字都向身心上體貼今人未理會書便將坊間講章擁滿案上眼界一被遮瞞聰明盡成障蔽終身難他不得只是個瞽者可為痛恨蓋理從心思得不自耳目入世間多少聰明才辯之士都中此毒從處與他說起此真苦口教人度世金丹語祥每舉告人都不言甚失塾師自誤誤人也

與初學講書理會一遍方與講解如市井說話一般
僂僕炊婦一聽亦手舞足蹈方是真講書深文與
理音子理會不來強聒反滋其惑

行文要認理真切自然意思橫生前輩程墨須要熟
讀三二百篇以為範尺學者大病莫大於一人之
書經歲不還或胡批亂點或撕裂殼面或揉齒汙
濁甚者轉借損失此是學人第一大惡兒輩戒此
經書言語非天地神明則聖賢父母僧道於經典尊
敬奉持秀才於經史輕賤拋擲甚者字紙雜於廁
穢略不愛惜嗚呼尊經重道更頗何人士細思之

當如此否

羣居

古之群居也敬業樂群相觀而善今之群居也任口
譏訕造言是非此輩不止人非必有天禍湏是德
業相勸勉過失相箴規乃為益友不然不如安處
獨坐靜默澄心舉世熙鬧之境便是壞人坑蝨小
子不能不群居又不能止聲但以掩耳結舌為第

一心

成人禮

字亦大矣而參兩之者惟人孩提而有過無責也

以媿爭兩爭不破家亡身不止所爭豈足以償矣
今之學者以傲為德以爭為雄可哀也已

當急遽冗雜時只不動火則神有餘而不勞事從容
而就理一動火種種都不濟自家好處掩藏幾分
這是涵蓄以養量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
渾厚以養德○寧耐是思事第一法安詳是處事
第一法謙退是保身第一法涵容是處人第一法
置常變於度外是養第一法○天地萬物之理皆
始於從容而卒于急促急促者盡氣也從容者初
氣也事從容則有餘味人從容則有餘年

凡人應酬多不經思一向任情做去所以動多有悔
若心頭有一分檢點別有一分得處應酬時有一
大病痛閑時慵懶忙時追急追急後輒差錯此失
先後看耳肯把檢點心放在閑時省得差錯又省
得牽掛

凡處天下事只消得安詳二字雖兵貴神速也須從
此二字做出然安詳非遲緩之謂也從容詳審養
奮發于凝定之中耳

學者事事要自責慎無責人人不可我意自是我
無量我不可人意自是我無能時時自反才德無

不進之理

世間無一處無拂意事無一日無拂意事惟度量
寬弘有受用處彼局量褊淺者空自懊恨耳

常看得自家未必是他人未必非便有長進再看
得他皆有可取吾身只是過多更有長進道理無
窮惟心虛受益不盡

忍激二字是禍福閥

凡有橫逆來侵先思所以取之之故即思所以處之
之法不可便動氣兩箇動氣一對小人一般受禍
兩人相非不破家亡身不止只回頭認自家一句

錯便是無邊受用兩人自是不反面稽唇不止只溫語称人一句是便是無限寬舒

以激為直以淺為誠皆賢者之遇

受不得誣謗只是無識度除是當罪臨刑不得含冤而死須是辯明若汚衊名行闊言長語愈辨則愈加徒自憤懣耳不若付之忘言久則明也得不明也得自有天在耳

衆惡必察是仁者之心不仁者聞人之惡喜談樂道疎薄者聞人之惡深信不疑惟仁者知惡名易以污人而作惡者之好為誣善也既察為人所集

者何人又察言者何心又察致惡者何由而忍心留意獨得其真果為人所中傷也則扶救必力

把於心要去得毫髮都盡只有些湏意念之萌面上便帶着聖賢志大心虛只見得事事不如人只見得人人皆可取矜念安從生此念不忘只一善自是淺中狹量之鄙夫耳

責人到口掩舌面赤背汗時猶刺刺不已豈不快心然淺隘刻薄甚矣故君子攻人不得過七分湏含蓄以養人之魄令其自新則可

方嚴是處人大病痛聖賢處離溫厚不得不豫確然

之名分便小有謙下不防得為而為之雖無暫辱必有後憂即不論利害論道理亦云居上不驕兩君子無爭相讓故也一君子一小人無爭有容故也爭者兩小人也有識者奈何自處于小人即得之未必榮而況無益于得以博小人之名又小人而愚者也

事必要其所終慮必防其所至若見眼前快意便了此最無識故事有當怒而君子不怒當喜而君子不喜當為而君子不為當已而君子不已者衆人知其一君子知其他也

任難任之事要有力而無氣處難處之人要有知而無言

飯休不嚼就嚥路休不着就走人休不摔就交話休不想就說事休不思就幹

天地間真滋味惟靜者能嘗得出天地間真机括惟靜者能看得透作熱鬧人說孟浪語豈無一得省偶合也

觀操守在利害時觀度量在喜怒時觀鎮定在喧騷

時

規模先要箇濶大意思先要箇安閑古之人約己而

何地何氏族譜

豐人故群下樂為之用而所得常倍徐思而審處
故已不勞而事極精細褊急二字處之大碍也

善用威者不輕怒善用恩者不輕施

大丈夫要亭亭楚楚挺然自立於天地之間實見得
是實見得非由己則極力擔當不由己亦不從人
可否沽直以賣禍固所不為枉己以取容何顏立
世熟軟二字近於妻婦有眉鬚人切宜戒此

心平氣和此四字非涵養不能做工夫只在箇定火
火定則百物兼照萬事得理水明而火昏靜屬水
動屬火故病人火動則躁擾狂越及其甦定渾不